衛青霍去病傳卷第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臣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寿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曰寿妻曹爲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季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也媼者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生青青有同母兄衛伉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爲衛氏師古曰冒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則子夫子夫男弟步廣青廣昌衛氏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二人皆不姓衛而冒稱　青爲侯家

人少時歸其父人父使牧羊民哀之子昔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平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書本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爲兄弟數妄增也）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文穎曰陳皇后姑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迺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師古曰建章宮中）未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壯士徒隸之（師古曰從敖曰隸）故得不死上聞延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皇后嘗賜數月間累千金若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師古曰掌即陳平曾孫也）上召問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師古曰籠讀與龍同）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食邑

匈奴入侵犯邊師古曰頻也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師古曰高闕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岸頭侯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使建築朔方城師古曰蘇建築之也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師古曰謂其俗貴少壯而賤長老也以盜竊為義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張晉灼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玁狁北狄名即匈奴音險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衆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玁狁也全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千三百級車騎將軍敞出定襄西定河南地至朔窳舊塞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言軍尋此塞而行也絕漠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如淳曰絕度也爲北河作也二舊塞名也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斬一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

級故謂一首爲一級因復執訊獲醜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
名生獲一人爲一級也歐馬牛羊百有餘萬全
人而訊問之也獲醜者得其衆也一曰醜惡訊音信
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
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師古曰比頻也所殺略甚衆語
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
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數
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
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軍擊
兵以爲漢兵不能至圍右賢

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
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
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頗移反衆男女萬五
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於是引兵而還
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
將軍師古曰即就也諸將皆以衛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
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
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師古曰伉音杭又音
工郎反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
師古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

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
在繈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侍
羣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
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
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當護軍
傅校獲王師古曰傅讀曰附言敖揔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爲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爲幡耳不名校也封敖爲
合騎侯晉灼曰猶冠軍從票之名也都尉韓說從大軍出窴渾
服虔曰塞名也師古曰說讀曰悅窴音田渾音魂至匈奴右賢王庭爲戲
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言在大將軍麾旗之下不別統衆也搏戰獲王
曰搏戰擊戰封說爲龍頞侯師古曰頞音於葛反鼻梁也說字或作頞馬
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爲南窌侯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南窌侯此本字也師古曰窌音普教反窌亦同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
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
大將軍獲王封朔爲陟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
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
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
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
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

軍左內史李洎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師古曰犇古奔字也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正軍正也閎名也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師古曰言衆寡不敵其堅戰無有退心士卒喪盡也一說若建恥敗而不自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善得以牌附待罪行閒師古曰牌附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也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其失官亡尊寵而不敢自擅專以言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讀曰諷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也霍去病始冠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爲詹事陳掌

要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
大將軍大將軍奏語孝武孝武壯士爲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
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遥則不當其義也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
軍數百里赴利斬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下並同於是上
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
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矣也產名也師古曰比人單于祖父之行也行音胡浪反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曰亦
單于之季父也羅姑其名也比頻也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爲冠軍
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
封賢爲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已二
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
蘇建至上弗誅贖爲庶人青賜千金是時王夫人
方幸於上寵秉說青曰師古曰史記云寵秉齊人將軍所以功
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以皇后故也今
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
王夫人親壽師古曰親母也青以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
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迺拜寵秉爲東海都尉校
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

知善水草處師古曰道讀曰導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
國以封騫爲博望侯去病三歲元狩三年春爲
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
戎士踰烏鑑師古曰踰與踰同鑑古戾字也烏鑑山名也討遫濮師古曰遫
古速字也遫濮匈奴部落名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
衆攝讋者弗取師古曰攝讋謂振動失志氣言距戰者誅服者則赦也讋音之涉反
幾獲單于子師古曰幾音距衣反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
餘里合短兵鏖皐蘭下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蘇林曰匈奴中山
關名也李奇曰鏖音鹿津名也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爲鏖糟文穎曰鏖音意曹反師古曰鏖字
本從金麃聲轉寫訛耳鏖謂苦擊而多殺也皐蘭
山名也言若戰於獵蘭山斬擊而多殺焉也皐蘭
者曰鏖麃牝麃也音於求反殺折蘭王斬盧
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姓
也今解卑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音上列反鋭悍者誅全甲獲醜執
渾邪王子師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渾音下昆反及相國都
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
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爲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許虬反
屠音儲師率減什七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減其七也一曰漢兵失
亡之數下皆類此也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
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
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博望將四千騎先至騫

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師古曰軍行而輒稽留故坐法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祁音上夷反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張晏曰鈞耆居延皆水名也淺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謂人馬涉度也濟謂以舟船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攻祁連山揚武乎纍得師古曰鄭氏曰纍音鹿張掖縣也匈奴中地名而張掖縣轉取其名耳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張晏曰單桓酋涂皆胡王也師古曰桓音才丸反涂音塗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若二千五百人可謂能令服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則止也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爵第十級也鷹擊司馬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閭反右千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千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封破奴為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

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輝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師古曰宿舊也兵兵器也）去病所將常選（師古曰選取驍銳）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

隨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詣之於邊界）是時大行李息將屯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裨將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師古曰恐被擒覆也）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如淳曰漯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漯音吐合反）封昆邪王子壽尼為下摩侯（尼音頷曰呼壽反名也）鹿蹄為煇渠侯

文穎曰雍音鷹疵音疵蔭之庇師古曰疵音疵蔭之庇亡音女革反禽黎四夷反其字從亡非亡
為河綦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綦侯今此作禽黎轉寫誤耳六當戶調離為
常樂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調唯今此傳作調雖表傳不同當有設者於是嘉
去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
渾邪王及厥衆葛戚韓於率師古曰葛字與曷同韓古奔字也以
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弓皆堪戰陳誅
獟悍師古曰獟健行輕貌也字或作趫悍勇也獟音丘昭反又音丘召反捷首虜
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師古曰離遭也
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興之然勿憂及河塞度幾亡
恙師古曰重與軍旅之勞及北河少塞之表可得寧息無憂患也以千七百亡
封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
下繇役迺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
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其明
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
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
不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留勿漢軍故留而不去也一曰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
今大發卒其埶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
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
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也而敢力戰深入
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

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平陽侯襄爲後將軍師古曰曹襄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遠去令處北也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讀曰值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爲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繞單于師古曰繞引其兵如鳥之翅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昌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贏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贏而壯騎隨之也昌犯也贏音來戈反昌音莫克反皆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拏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曰各大相殺傷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飤軍留

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要災歸責之與單于會也而
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
大將軍引還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吏
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其贖爲庶人青軍入
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餘皆
右谷蠡王自立爲單于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單于後得
其衆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去病騎兵
車重與大將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二裨將
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
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斬捕功已多於青既
皆還至日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單于之
士服虔曰單音蟬允音熏鬻也晉灼曰熏鬻周曰玁狁秦曰匈奴師古曰鬻字與薰同鬻音弋六反
約輕齎絕大幕師古曰幕音莫而所齎糧食少也一曰齎者不以輜重自隨
資同謂資費也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
獲之以誅北車耆音灼曰耆王號也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
度窳侯師古曰窳山名也濟弓盧音灼曰水名也獲屯頭王韓王等
三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二人封
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曰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爲單祭地曰禪也執訊獲
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古曰訊問也減什二取食於敵

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早亦遠意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曾興城不失期從至檮禾山師古曰檮音壽其字從木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封博德為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剸王伊即靬師古曰剸音之兖反靬音居言反皆從票騎將軍有功封為煇侯陸支為杜侯伊即靬為衆利侯從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韶校尉敢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觧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為司左虜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三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迺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益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衆陽人後為益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者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

孫兵法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師古曰顧念也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不恤視也其從軍上爲遣太官齎數千乘師古曰齎與資同解已在前也既還重車餘棄粱肉師古曰粱粟類也米之善者重音直用反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師古曰振舉也而去病尚穿域蹴鞠也服虔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以毛蹴蹴而戲也蹴音徒臘反鞠音鞠六反事多此類青仁喜退讓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屬國即上所云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玄甲謂甲之黑色也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竪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爲冢象祁連山以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義見謚法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曰也子嬗嗣師古曰嬗音上戰反嬗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謚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

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諷）皇后言之上迺詔青尚平陽主（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爲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

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可萬也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爲將將者十五人（師古曰將謂獨別爲將而出征也）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合列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日反）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爲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

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師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李沮雲中人沮音組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爲將軍乏

坐法失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屬武帝立十八年爲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投栩人師古曰馮胡之縣也投音下活反又音丁外反栩音許羽反武帝立十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苟

桀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師古曰以善御得見因爲侍中也御謂御

車也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師古曰再出爲票姚校尉也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爲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離侯票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爲浞野侯後六歲以浞野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爲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侯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貴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師古曰言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師古曰勸令招賢薦士也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黠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曰與讀曰豫票騎亦方此意為將如此師古曰方也類也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班固 漢書五十六

祕書監上護軍琅琊 蘭國子顏師古注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者但雖有就其舊業受業不必親見仙舒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師古曰園園之言專注之專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而仲舒賢良對策為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師古曰休美也言承先帝極尊之位傳美之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師古曰罔亦無也極盡也任大而守長者師古曰皇職也康樂也永惟萬事之統

猶闕（師古曰求索也故曰闕闕惟思也緒緒也）有闕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備員博習之士（師古曰郡郡守也國王國也諸侯列侯也郡國及諸侯總謂四方在外者公選謂以公正之道選士無偏私也）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師古曰極中也）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服虔曰子男子之美號也張晏曰褎如充耳褎音弋授反）朕甚嘉之子大夫其靖（師古曰靖謀也）朕甚嘉之子大夫其靖（師古曰靖謀也）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政制（師古曰盛服貌也詩邶風旄丘之篇曰褎如充耳褎音弋授反）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師古曰舜樂）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師古曰勺讀與酌同）聖王已沒鐘聲歇管絃之聲某衰（師古曰與管字同）而大道微缺王道大壞矣夫至虐乎桀紂之行（師古曰桀紂桀紂也紂成紀）

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涂之欲則先王之法以戴冒其世者其世衆（師古曰戴冒謂以法令冒其世也）然未能反日以仆滅（師古曰反還也還於仆道而仆斃也道讀曰導）至後王而後（師古曰陵夷言漸漸至後王而後）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師古曰操執也誖乖也統緒也繆與謬同）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師古曰息止也）烏虖（師古曰虖讀曰呼烏呼歎辭也）凡所為胥胥風興夜寐形於古者（師古曰胥胥動貌補益也）三代受命其符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師古曰夭壽命也仁鄙言性也鄙謂不通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師古曰燭照也）伊欲風流而人不行刑輕而姦改（師古曰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宣

昭何脩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師古曰登成也）惠潤四海澤及草木（師古曰草字也）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師古曰祐福也音佑）享鬼神之靈（師古曰爲鬼神所歆饗）息澤洋溢施虐于方外延及禽生（師古曰施亦延也洋音羊施音弋豉反）子大夫明先聖之術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今大夫明以諭朕（師古曰諭謂號告也）科別其條勿徼勿弁（師古曰徼合也弁音皮變反）二號（師古曰徼要而言之）取之於術慎其所出遲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師古曰躬身也）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大夫其盡心（師古曰執事有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朕自發書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

（師古曰言下）有所隱忍以乎親覽焉中對曰臣聞發憲言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其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師古曰譴責也）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師古曰警視也）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災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大異（並同）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異至而有效者也（師古曰異讀曰異）詩曰風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也風早夜匪解讀曰懈懈怠也其下亦同）書曰二公茂（旅獒之辭也）

哉哉（師古曰虞書皆縣讀與由同由從也適升也）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適升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在焉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師古曰著明也）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者（師古曰易音弋豉反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欲而節絃之聲不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音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其衰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亦類此）是以政日以亡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若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賢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作）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詩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

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者此受命之符也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曰泰誓武王之辭也謂代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此善盛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觀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尚有成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之言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也隣德者不獨立為人而已必有近親也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師古曰累累字古累字又至後世淫佚衰微師古曰佚與逸同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一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繆古繆字孽災也此蓋其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以喻造瓦冶以喻鑄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粹純也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人之從化若草遇風則偃仆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甄音古延反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鎔音容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答陳子禽之言也綏安也言治國家者安之則競來動之

則知[illegible]耳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音之成反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解春秋書春王正月之一句也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illegible]之助亦不能獨立歲終陽以成歲爲[illegible]

[illegible]德不任刑也師古曰謂不[illegible]首補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貴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論語載孔子之言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何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也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

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
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是
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
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
盛德而皆條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
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自非聖人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
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
至尊尋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又有能致
之資師古曰資材質也行高而恩足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
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
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
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
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正者其隄防完也教化
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
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
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
也所以養老而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漸民以仁摩民以
誼師古曰漸謂侵潤之摩謂砥礪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

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忘去之師古曰去亦除也音丘呂反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蘇林曰苟爲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坊乾坤之德豈秦所行乎顓與專同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古曰濟益也其遺至今未滅使君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死扞網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

常欲蓋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師古曰言當自求之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福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天子瞻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下一作顧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深廡也師古曰巖廊殿之廊也垂拱無為而天下大平周文王不敢盤於田獵不戰食師古曰戰亦治而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奢者難推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於庭師古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盾玉為戚旭也佾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師古曰言意趣不同或曰良玉不琢師古曰琢謂彫刻為文也音篆下皆類此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用刑酷烈誅殺甚衆哀天

下空虛也耗音呼到反或曰耗報反烏虖師古曰虖讀曰呼朕夙寤晨興不明也言刑罰闇亂音莫報反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覺音工孝反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法也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業師古曰明也洪大也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力本謂勤力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氣氣充塞師古曰氣氣氣也充滿也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師古曰遂成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敝師古曰貿亂也渾敝雜也音胡本反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賢良貿音武又反渾音胡本反起之主意庶幾乎師古曰詳盡也一曰幾當也今子大夫待詔日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達諸上古之不同異之于今而數行毋廷爭於文數繫而不得馳與師古曰數謂恨於文支之法與讀曰歟其下類此將所繇出與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繇讀曰由由方謂道也各悉對著于篇師古曰悉謂盡意而對也毋諱有司師古曰言不當忌畏有司而不極言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師古曰究極也磋音千何反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成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中音竹仲反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有受天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

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讀曰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少師陽之屬也事在禮樂志）天下耗亂萬民不安（師古曰耗亡也音莫報反）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師古曰賓曰當文正賢臣）受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走海濱而即三公也（師古曰濱海也即就也濱音賓又音頻）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師古曰見顯示也繫讀與屬同）此之謂也臣聞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樂也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遜順也因陷也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項橐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日有益於政也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師古曰應說近之謂授之位以試其材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王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師古曰申申不也商鞅也韓非也

軌也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師古曰狼性貪故謂貪爲狼也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師古曰憯痛也音千感反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以政法教導之以刑戮整齊之則人苟免而已無恥愧也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

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国也說讀曰悅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書也曾子曾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風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也一曰砥礪其有也夫天下素養士而欲求賢辟言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廣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員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爲姦欺者守令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終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

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
訾未必賢也（師古曰訾與資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
爲差（師古曰差次也）非所謂積日久也故小材雖久日不離
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下害爲輔佐（師古曰害猶妨也）是以有
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
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
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
其吏民之賢者歲言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
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
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
官使也（師古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賢人日八三王之
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期要實試
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師古曰錄謂存視也）則廉
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
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
復舜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師古曰徵證也）善
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廖天人之應上嘉
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師古曰寖古浸字漸
漸也）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
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虞當世之務哉

條貫靡竟統紀不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苦眩與師
曰眩惑也音郡縣之縣與讀皆曰與天人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
師古曰祖始也或謂明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
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究之究之孰
之復之師古曰悉盡也究音也復音扶目反詩不云虖嗟爾君子
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助也
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恭
其位且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朕將親覽焉子
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茂勉也
有始有卒者其唯聖王虖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曰卒終
也言終始如一者其唯聖王人能之
今陛下幸加惠思留聽於不學之臣師古曰言轉承師之
而學之謙辭也
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臣
其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
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
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
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函與含同殊異也建日月風雨
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
亦溥愛而立私師古曰溥偏也音普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
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
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
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師古

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立一人之獄矣今並發而不脩立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今一謂命令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施設也陳設其序粲然有文以相接師古曰粲明貌也雜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師古曰食讀曰飤衣音於既反六畜以養食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

爲貴（師古曰尋經載孔子之言曰性生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於善道以爲安）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冊曰上言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師古曰晻與暗同）是以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厚深山（孟康曰舜耕於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心者大憤微者著（師古曰能盡衆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著明也）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修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久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厚情性察厚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今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師古曰響讀曰響）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與慢同）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

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日在天言終不墜亡也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反復行之也音扶目反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則道由失道故有弊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弛而不行師古曰弛不明也音式氏反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師古曰言三王之道各隨時變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載孔子之言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政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救謂救其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諸遠敎興文因循為衰亡政要則不遠此也

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百王之所繼舜繼堯堯繼天天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

平不須敝聲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古之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六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意言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師古曰靡散也薄輕也昭明也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誦者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師古曰休美也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者道聞之言僅能勿失耳師古曰僅裁也同僅少也若遥論政事之得失公卿大臣之職也稅音呼到反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愚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遠之遠也安所繇盭而陵夷若是師古曰安焉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與讀皆曰歟能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當無可得見乎師古曰反謂迴歸之也稟音他朗反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傅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

商之業也是亦賢人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人已
賢人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賢此民之所以嘉
置嘉者不足也（師古曰置讀與磬同音磬磬然憂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家
溫而食厚祿（師古曰載亦乘也）載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
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
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蓄文（師古曰畜讀曰畜）務此
而已以迫就民（師古曰就讀曰蹴音子育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
也蘇林曰朘音鑽石俗語謂縮朘為朘縮師古曰朘音子六反）浸以大窮信者奢者
修美益益貧者常多怨愁苦師古曰美饒也讀與衒同音弋絹反窮急愁苦而
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illegible]

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蕃多也音扶
元反）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
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
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
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
於舍而茹葵惡而拔其葵（師古曰食葉曰茹音如）曰吾已食祿
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師古曰紅讀曰工）古之賢人若子在列
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
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綴於誼而急
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

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節音子結反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師古曰言汝也鄉讀曰嚮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百姓求財利當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師古曰皇皇急速之貌也皇皇求仁義當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師古曰此易解卦六三爻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合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師古曰合應也言爲君子之行者當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爲也春秋公儀休為魯相拔園葵而棄織婦故公元年春王正月傳言乎王正月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傳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六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辟讀曰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兄素驕好勇仲舒以

禮誼匡正王敬重焉為父之主聞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種大夫種也蠡范蠡也泄庸人名也之勇反蠡音礼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宣父人亦以為粵有三仁師古曰泄庸一也大夫種二也范蠡三也桓公決疑於管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知大人之義願聞其說師古曰大對大問也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師古曰柳下惠人姓名展禽也柳下惠之名惠謚也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魯君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其戚徒但也且猶羞之師古曰徒但也況設詐以伐無罪縣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灌之之類是也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廬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以為董子之作師古曰所作起草為稿也主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師古曰視讀曰示仲舒弟子呂步

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師古曰攘卻也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師古曰希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聞仲舒師古曰素聞其賢也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王身必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治而治及武帝時仲舒居家以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以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師古曰校音下教反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王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杯音布回反蕃音扶元反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書十篇師古曰掇采拾也音丁活反

賛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

師古曰伊伊尹呂呂望也 蕭元晏之屬蜀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師古曰蕭元晏蜀伯者齊桓晉文之屬也伯讀曰霸 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師古曰耦對也 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師古曰事見論語噫歎聲也言失其輔佐也噫音於其反 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 仲舒曹迫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人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廬游夏師古曰漸漬也游子游子夏也 而曰蕭元晏弗及伊呂一加過矣至向曾孫龔勝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下

班固 漢書五十七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棘中師古曰行取曰略夜郎棘中皆西南夷也棘音戟九力反 發巴蜀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 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辟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師古曰來入朝

覩豫亨祀也一曰享獻也獻牛曰饗也 移檄師古曰檄音胡狄反 子入朝師古曰子入朝所以云子耳非訓至也 南夷之君西longrightarrow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情怠延頸舉踵喁喁然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魚龍反 北鄉風慕義欲爲臣妾師古曰鄉讀曰嚮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師古曰致至也 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嘗賞故遣中郎將往喻意之發巴蜀之士五百人以奉幣備使者不然張晏曰不變也 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刑師古曰以發軍之制也驚駭惟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師古曰賊猶害也 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達必舉燧火師古曰孟康曰達如霍復米與縣著契皐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 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攝謂張弓弦也攝女涉反 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師古曰屬連也言之欲及 觸白刃冒流矢師古曰冒犯也 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甘兵巴蜀異主哉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編布先反 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祈圭而留爵位爲通侯如淳曰祈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 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田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 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師古曰佚樂也讀與逸同 名聲施

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草而不辭也（師古曰埜與野同古野字也野古草字也）今奉幣使至南夷人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身死無名（師古曰無謚為至愚（師古曰謚者行之迹也終以愚死後世傳稱故謂之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以先者謂備曰不素教之也）宜蒙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師古曰寡鮮皆少也鮮音息淺反）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愚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師古曰誠信之人以為使也）曉諭百姓以器之卒之事（師古曰諭告也）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師古曰數謂責其也音所具反）讓三老孝弟以孝弟之過（師古曰責其教論不備也）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不欲召聚之也）已親見近縣（師古曰近縣之人使者以目見而口諭之人故為檄文馳以示之也）恐遠所谿谷山海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師古曰亟急也縣有巒夷曰道）咸諭陛下意異忽（師古曰忽怠忽也）相如還還報（師古曰使訖還報天子也）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師古曰物故死也解在蘇武傳）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文穎曰邛者今為邛都縣筰者今為定筰縣師古曰筰音才各反）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

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易通師古曰今愛州開州等首領姚冉者舊冉種也駹音尨異時嘗通爲郡縣矣師古曰異時猶言往時也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縣愈於南夷晉灼曰南夷謂犍爲牂柯也西夷謂越巂益州也師古曰愈勝也上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師古曰傳張戀反因巴蜀吏幣物以路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師古曰迎於郊界之上也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驅導路也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師古曰尚猶配也幾與尚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尚字作當者後人臆刪妄耳若恐不得偶法也上文以就之耳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益斥師古曰斥開廣也西至沫若水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若水出旄牛徼外師古曰沫音妹南至牂柯爲徼張揖曰徼謂以木石水爲界者也如淳曰徼工釣反自來之徼關欲與牂柯作徼塞也師古曰徼工釣反通靈山道橋孫水張揖曰靈山道置靈道縣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師古曰於孫水上作橋也以通邛筰還報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師古曰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也乃著書籍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師古曰籍假也風讀曰諷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

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師古曰紛云盛貌汪烏皇反濊音於喙反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師古曰洋音羊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師古曰攘卻退也音人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師古曰被皮靡反因朝冉從駹定莋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軥還軫東鄉將報師古曰結屈也軫車迹也鄉讀曰嚮報報天子也至于蜀都耆旨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辭曰甲進曰師古曰辭謂初謁見之辭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師古曰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言牽制之故取諭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師古曰罷讀曰疲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罷倦萬民愁苦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師古曰屈盡也卒終也業事也言其勞苦也音力端反此亦使者之累也師古曰累音力瑞反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也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開意者殆不可乎師古曰言古往帝王雖有仁德不能招來之雖有強力不能并吞之以其險遠俾不可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所恃即中國之人也無用謂西南夷也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師古曰烏於何也必若所云則是蜀不終服而已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師古曰尚猶也若如也言僕猶惡聞如此之說況乎遠識之人也惡一故反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師古曰觀況也音權余之行急其詳可不可得聞已師古曰言行程急速不暇

為汝詳言之詞為大夫粗陳其略師古曰粗猶麤也略音力反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師古曰常人見之以為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師古曰元始也非常之事自始難知衆人懼之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師古曰臻至也晏安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嶇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師古曰堙塞也水本曰原堙音因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師古曰疏通也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陂其災也灑所宜反澹徒濫反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瘠胼胝無胈膚不生毛張揖曰躬體也瘠瘦埋也孟康曰胈毳膚皮也言禹勤瘠胼胝無有毳毛也師古曰胈步曷反胼步千反胝竹尸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洽乎于茲師古曰休美也烈業也洽徹也于茲猶言今茲也洽子朕反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蹢拘文牽俗師古曰握蹢局脊也不拘微細之文不牽流俗之議也蹢初角反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師古曰說讀曰悅言非直因循口誦所傳聞取美悅於當時而已必將崇論闳議師古曰闳讀曰宏言深也音宏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師古曰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已并天為三是參天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師古曰小雅北山之詩也普大也濱涯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四方四維謂之八方也浸淫衍溢師古曰浸淫猶漸漬也衍溢言有餘也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取之本封疆之

內冠帶之倫師古曰倫類也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師古曰內之謂通其朝聘也外之謂棄而絕之也橫胡孟反殺讀曰弑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累號泣師古曰為人所獲而繫係之故號泣也累力追反內鄉而怨師古曰鄉讀曰嚮之中國而怨也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師古曰洋多也今獨曷為遺已師古曰曷何也已謂怨者之身也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蠡夫為之垂涕張揖曰狼戾之夫也師古曰蠡古戾字沉乎上聖又烏能已師古曰猶也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驅之以海內功越[illegible]師古曰屈德師古曰風化也二方之君鱗萃而流師古曰二方謂山夷及南夷也若魚鱗之相次而仰向承流也頓得受號者以億計師古曰號謂爵號也一曰受天子之號令也故乃闢沫若張揖曰以沫若水為閑也徼牂柯鏤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鏤謂疏通之以開道也梁橋也孫原孫水之原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張揖曰駕行也使恩德安長行之也使跡迹不閑師古曰遠者不被開絕也迹遠也言疏遠也曾爽闇昧得燿乎光明師古曰曾爽未明也曾音忽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師古曰禔安也康樂也禔上支反夫拯民於沈溺師古曰拯升也言人在沈溺之中升而舉之也奉至尊之休德師古曰休美也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師古曰陵夷謂弛替也天

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師古曰惡讀與烏同已止也且天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師古曰言始能憂勤則終獲逸樂也佚字與逸同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張揖曰合在於憂勤逸樂之中也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鑾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本方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咸三王之德漢出其上師古曰此說非也咸皆也言漢德與五帝比且盛而登於三王之上也相如不當言漢德於五帝也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師古曰寥廓天上寬廣之處寥音聊而罻羅者猶視乎藪澤師古曰罻網無水曰藪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師古曰茫莫郎反喪其所懷來失所所以進師古曰延而陳之今並喪失其來意也喟然並稱曰忘盛漢德師古曰故之封曰說美唱好也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廉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敞罔失志貌廉徙自抑退也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官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師古曰與讀曰豫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師古曰閒讀曰閑也嘗從上至長楊獵師古曰長楊宮也在盩厔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極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師古曰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子也射熊捷矢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如怒吐氣若雷動天夏育亦猛士也慶勇期賁育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也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

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
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師古曰卒讀曰猝卒忽反謂暴疾也不存不可得安存也犯屬車
之清塵應劭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依秦制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不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
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卑之分也說者乃以為清道灑塵謂之清塵非也屬音之欲反與不及還轅人
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師古曰逢蒙古之善射者也孟子曰逢蒙
文字射於羿也枯木朽株盡為畏矣是胡越起於轂
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師古曰軫車後橫木殆危也雖萬全
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計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
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橛駙
車之鉤心也銜橛之變馬口嚙也師古曰橛謂
心或出則致傾敗故云變人
[illegible]草騁丘虛
[illegible]草也蓋讀曰墟前[illegible]
為害也不亦[illegible]乎軫乘之車不以為安樂出
萬有一危之塗必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
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師古曰萌謂事始死若草木初生者也闇
固多臧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
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危傾中人也師古曰言堂
者近堂邊外自恐墜墮耳非畏閻危也
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
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
師古曰宜春本秦之離宮故文於此為閑樂所移故感其處而哀之甘
泉入曾宮之嵯峩蘇林曰泉音馬泉叱之泉張揖曰泉泉並也
師古曰曾重也嵯峩高貌也陂普河反陁

徒河反又步頓反臨曲江之隘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張揮曰隘長也施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長州也師古曰曲岸頭曰隘隘即猗字耳言臨曲岸之州今猶謂其處曰曲江隘鉅俄反嚴巖深山之窈窕兮通谷豁乎谷谷音豁晉灼曰窈音籠古籠字也師古曰窈窈深通貌豁呼活反谷谷大開貌谷呼含反谷呼加反汩減轂以永逝兮注平皐之廣衍師古曰汩減疾貌也轂然輕舉意也皐水邊地也汩于筆反減音域轂先人反觀衆樹之蓊蔚兮覽竹林之榛榛師古曰蓊蔚茂盛貌榛榛盛貌榛側貞反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師古曰揭褰衣而渡也石而淺水曰瀨瀨音賴揭丘例反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師古曰信讒謂殺李斯也烏乎操行之不得師古曰操十到反墓蕪穢而不脩兮魂亡歸而不食相如拜爲孝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之僊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師古曰靡麗也臣嘗爲大人賦未就師古曰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師古曰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爲儒今流俗書本作傳字非也後人所改耳形容甚臞師古曰臞瘠也音衢句反又音權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號曰大人兮諭天子也中州中國也宅彌萬里兮曾不足兮在乎中州師古曰彌滿也悲世俗之迫隘兮超輕舉而遠游師古曰超去意也音丘例反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張揮曰乘用也赤氣爲幡綴以白氣也師古曰上時掌反建格澤之脩竿兮張揮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紫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上銳脩長也建此氣爲長竿也師古曰格胡各反澤大各反總光燿之采旄張揮曰旄旗也總係

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為旗也師古曰總音揔旗即今所謂纛縣頭也垂旬始以為幓兮李奇曰旬始氣如雄雞見北斗旁張揖曰幓旗也縣旬始於旗下以為十二旒也師古曰幓所銜反曳彗星而為髯張揖曰髯燕尾也彗星綴著旒以為燕尾也掉指橋以偃蹇兮張揖曰指橋隨風指靡偃蹇委曲貌師古曰掉徒釣反蹇居偃反又猗抳以招搖晉灼曰猗音依倚反抳奴禮反張揖曰猗抳下垂貌招搖跳踊也師古曰招音韶踊音蕭擥搶以為旌兮麗虹而為綢張揖曰彗星為擥搶注髦首曰旌今以彗星代之也麗順也綢韜也以斷虹為旌虹之韜也師古曰韜謂裹冒旌旗之竿也擥初咸反搶初衡反麗其勿反綢直流反紅杳眇以玄濞兮猋風涌而雲浮蘇林曰玄音炫濞音麵晉灼曰紅赤色貌杳眇深遠也玄濞混合也言白絳幡以下衆氣色盛光采相燿幽藹炫亂也師古曰如猋風之踊如雲之浮言輕舉也猋必遥反加馬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驂赤螭青虬之蟉蟉宛蜒文穎曰有翼曰應龍最貴神物者也師古曰蠖略委麗蟉蟉宛蜒皆其行步進止之貌也蜒於練反麗力爾反蟉一糾反宛於元反蜒音延低卬夭矯蜿以蟉蟉張揖曰蜒直頭也騎驚縱不忘也詘折曲委也隆窮舉肇也蠖跳也連卷句蹄也師古曰蜒音徒顯居召反驚五到反躍矢鉦縛反卷鉦圓反沛艾赶蟜仡以佁儗兮張揖曰沛艾駿駿也赶蟜申頸低卬也仡舉頭也佁儗不前也師古曰沛音蓋反赶古有反蟜火幼反仡魚乞反佁王吏反儗魚吏反佁儗又音態癡放散畔岸驤以�顏師古曰畔岸自縱之貌也驤不孝也孝士顏反以跾蹠輵蠖容以骫麗兮張揖曰跾蹠互舉也孝顏不齊也孝士顏反以跾蹠輵蠖容以骫麗兮張揖曰跾蹠互前卻也輵蠖擺目吐舌也容龍體貌也骫麗左右相隨也師古曰跾音昌略反輵音昌遮蠖音昌略反骫古委字也麗力爾反蜩螗偃蹇怵惕虞以梁倚張揖曰蜩螗掉頭也怵惕虞奔走也梁倚相著也師古曰蜩徒釣反螗盧鈞反怵音黜奚丑若反倚於綺反紛蓼叫囂踏以腰路兮張揖曰紛蓼相引也叫囂相呼也踏下也腰著也皆下著道也師古曰叫囂高舉之貌蓼力糾反囂五到反踏音沓腰音屈蘐蒙踊躍騰而狂趭張揖曰蘐蒙飛揚也踊躍跳也騰馳也趭奔走也師古曰蒙莫孔反趭音醮莅颯歙欻至電過

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張揖曰蓋蜘飛相及也蜘歛走相追師古曰蓋音利蜘音立蜘音諱歛音翕邪絕少陽而登大陰兮與真人乎相求張揖曰少陽東極大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也真人謂若士也游於太陰之中師古曰真人至真之人也非指謂若士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張揖曰飛泉飛谷也在崑崙山西南師古曰厲渡也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搖光張揖曰搖光北斗杓頭第一星使五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陵陽應劭曰五帝五時大皞之屬也如淳曰天極大星明者大一常居也張揖曰陵陽仙人陵陽子明也師古曰令太一反其所居而使陵陽侍從於已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黔雷黔羸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楚辭曰召黔羸而見之或曰水神也前長離而後裔皇服虔曰皆神名也師古曰長離靈鳥也解在礼樂志裔以世反斯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應劭曰斯役也張揖曰伯僑仙人王子僑也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尚主也岐伯者黃帝大醫屬蜀使主方藥也師古曰征伯僑者仙人姓征名伯僑非王子僑也郊祀志征字作正其音同耳或說云征謂役使之非也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后行張揖曰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師古曰將行先蹕止行人也御御車也氛惡氣也屯余車而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師古曰綷合也合五采雲以為蓋也綷子內反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張揖曰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龍師古曰將行將領從行也嬉許其反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張揖曰崇山狄山也海外經曰狄山帝堯葬於其陽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舜所葬也師古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輵以方馳師古曰湛湛積厚之貌差錯交互也雜遝重疊也膠輵猶交加也湛徒感反遝大合反輵音葛騷擾衝突其相紛挐兮滂濞洪亂翼翼以林離張揖曰衝突相入軋不前也翼翼盛也林離摻邐也師古曰衝突勇反突相勇反挐女居反滂普郎反濞普備反洪烏朗反軋於黠反摻所林反邐所宜反

攢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瘞以陸離張揖曰瘞衆貌一曰罷極也陸離參差也師古曰龍茸聚貌流爛布散也瘞自放縱也龍茸孔反茸而孔反衍弋戎反瘞式爾反張云罷極義則非矣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礨巖魁張揖曰雷室雷淵也洞通也鬼谷在崑崙北直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堀礨巖魁不平也師古曰砰磷鬱律深峻貌砰普萌反磷力刃反堀口骨反礨力回反巖魁洛賄反巖一迴反編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朅度九江越五河張揖曰九江在盧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者服虔曰河有九今河越莫五也晉灼曰五河五湖取河之聲合其音耳師古曰服晉說五河皆非也五河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紫碧縹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五湖也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應劭曰楚辭曰越炎火之萬里弱水出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張揖曰杭船也絕度也浮渚流沙中渚也流沙沙與水流行也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度者耳非張掖弱水也又流沙但有沙流不無水也言絕度之浮渚乃涉流沙也杭音下郎反電息葱極泥濕水嫉兮張揖曰奄然休息也極泥濕水嫉山名也西域中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馮夷水公義作琴使女媧鼓之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師古曰媧音瓜乙蛙反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張揖曰風伯字飛廉師古曰屏步丁反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張揖曰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軋沕荒忽不分明之貌師古曰沕音勿荒呼廣反直徑馳乎三危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嶓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陵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也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張揖曰玉女青臺要乘弋等也登閬風而遥集兮元鳥騰而壹止張揖曰閬風山在崑崙閶闔之中遥遠也應劭曰元然高飛如鳥之騰也師古曰閬音浪元音玩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張揖

曰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髮戴勝師古曰低徊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烏三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如淳曰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師古曰低徊猶徘徊也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暠音皓孝子或作暠音學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師古曰昔之談者咸以西王母為仙靈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娛遊之盛顧視王母鄙而陋之不足羨慕也回車褐來兮絕道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十三百里也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張揖曰幽都在北方如淳曰淮南云八極西北曰幽都之門應劭曰列仙傳陵陽子言春食朝霞沆瀣北方夜半氣也井天地玄黃之氣為太乙師古曰沆胡朗反瀣音解咀嚼芝英兮噏瓊華張揖曰芝草弱也榮而不實謂之英噏食也瓊樹生崑崙西流沙瀨人大三百圍高萬仞華榮也食之長生師古曰芝英芝菌之英也噏才涉反噍才笑反又才弱反噏許及反又許橄音機又音析僊人羨尋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張揖曰僊人也鴻溶師古曰僊音角甚反服虔曰僊人也鴻溶師古曰師古曰僊音角甚反服虔曰僊人也鴻溶師古曰師古曰僊音角甚反服虔曰僊人也鴻溶師古曰

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師古曰若汝也言汝使所忘往師古曰使者姓名也解在食貨志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師古曰書於札而留之故云遺札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伊上古之初聲自顯穹生民師古曰穹生始也顯穹皆謂天也顯言氣顯汗也穹言形穹隆也謂自初始有天地以來也顯胡老反歷選列辟以迄乎秦師古曰選數也辟君也迄至也辟音辟率邇者踵武聽迹者風聲文穎曰率猶也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迹迹也言猶後近者之遺迹聽迹者之風聲風謂著於雅頌者也師古曰風聲揔謂選選風嘉聲耳無繁於雅頌也紛輪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張揖曰紛輪威蕤亂貌紹昭夏宗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文穎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不昌大為逆失者誰能久存也疇誰也師古曰言行順善者無師古曰遐邈皆遠也已語終之辭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師古曰五五帝也三三皇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師古曰此虞書益稷之辭也元首君也股肱大臣也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邳隆大行越成文穎曰邳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應劭曰邳大行道德大行也師古曰邳音質

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師古曰雖後嗣衰微然無異端愼所由於前謹政教頹替猶經千載而無惡聲遺教於後耳師古曰言既創業定制又垂裕後昆也故執迹夷易易遵也師古曰夷易皆平也易式豉反湛恩殪洪易轡也師古曰湛讀曰沈沈深也殪洪皆大也殪音於冀度著明易則世垂統理順易繼也張揖曰垂縣也統緒也理道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縣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也師古曰統業宜言所垂之業其理至順故令後嗣易繼之耳非謂演易也是以業隆於強保而崇冠乎二后孟康曰繼保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成法易故也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師古曰元始也都於也攸所也卒亦終也言度其所始究其所終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師古曰尤異也考校也不得與漢校其德也然猶躡梁甫登天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汹滴曼羨師古曰逢讀曰逢逢言如逢火之升原泉之流也汹滴曼羨盛大之意也汹音勿滴音丁羨弋嘗反睨步睨反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服虔曰暢達也垓重也天有九重如淳曰淮南云若士謂盧敖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孟康曰泝流也埏地之八際也言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師古曰埏本音延合韻音弋戰反淮南子作八寓也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炎炎師古曰言和氣橫被四表威武如炎之盛爾陋游原迥闊泳末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迥遠也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末原遠者游其本也首惡鬱沒闇昧昭晰師古曰始為惡者皆即湮滅素暗昧者皆得光明也晰之舌反昆蟲闓懌回首面內文穎曰闓懌皆樂也師古曰闓讀曰凱言四方幽遐皆懷和樂回首而內嚮也然后罔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師古曰言騶虞自來充苑囿怪獸自來若入徼塞言符瑞之盛也徼工釣反道廿一莖六穗於庖鄭氏曰導擢也

一莖六穗謂嘉禾宜於廟廚以供祭祀也 犧雙觡共抵之獸服虔曰犧牲也觡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為牲也 獲周餘放龜于岐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池沼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也 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翠黃其何不來下余吾溼注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招致翠黃及乘龍於池沼耳乘音食證反春秋傳曰帝賜之乘龍 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治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之靈圉禮待之於閒館舍中也師古曰閒讀曰閑 奇物譎詭俶儻窮變師古曰俶音昌歷反 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應劭曰杭舟也休美也師古曰燎祭天也謂武王代紂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 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惑乎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大山封禪不亦惑乎 進壤之道何其爽與張揖曰進周也壤漢也爽差也言周未可封禪而封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壤也師古曰壤古讓字也 於是大司馬進曰文穎曰大司馬上公故先進議也 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諱大穎曰諱諱順也 諸百蠻樂貢百蠻執贄師古曰夏大中國之人比蠻夷為大也 德牟往初功無與二師古曰牟等也 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師古曰言符瑞衆多應期相續而至不獨初創而見也 意者大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孟康曰意者言大山梁父設壇場望幸帝往封禪紀號以表榮名也師古曰幸臨幸也蓋發語辭也 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師古曰上帝天也言垂恩於下豫積祉福用慶告成之禮 陛下嗛讓而弗發也張揖曰不肯發意往也師古曰嗛古謙字 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應劭曰挈絕也缺闕也如淳曰三神地祇天神山嶽也師古曰恧愧也言女六反 或謂且天為質闇古曰挈口計反 群臣恧焉師古曰恧愧也言女六反

示珍符固不可辭師古曰言天道質味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張揖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度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蚤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毋絕也言古帝王若但各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者無從頭稱於後也師古曰毋其勿反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不爲苟進踰禮也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天祇曰謁告也款誠也師古曰替廢也不廢封禪之事也勤功中岳以章至尊張揖曰益先禪中岳而章大山也師古曰章明也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字或作稟或作丕丕大也願陛下全之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也而后因雄

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發采錯事文穎曰采官也使諸儒論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其事業也李奇曰炎音火之光炎師古曰炎弋贍反錯十故反猶兼正列其義我故飾厥文作春秋一蓺孟康曰猶作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也言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爲一經也師古曰被除也被飾者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被音敷勿反將襲舊典六爲七攄之無窮又穎曰六經加一爲七也師古曰攄布也音丑居反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師古曰蜚古飛字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師古曰稱尺孚反冥合帝皇故恣奏其儀而覽焉師古曰掌故太常官屬主故事者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師古曰沛然感動之意也俞者然也然其所請也沛普大反俞音踰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

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頌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日我天覆雲之油油也廣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富饒也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蘇林曰油音油潔李奇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甘露時雨厥壤可游師古曰言雨露滂沛其澤可以游泳也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師古曰滲漉謂潤澤下究故無生而不育也滲音山禁反漉音鹿嘉穀六穗我稽曷蓄李奇曰稽之稼稽可等不畜積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泥布護之師古曰泥普也布護言遍布也泥數劣反萬物熙熙穰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師古曰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耶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曰謂騶虞也般字與班同耳從丹青之飾也喜許吏反旼旼穆穆君子之態孟康曰旼旼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張揖曰旼音吳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曰言往昔但聞其聲今親見其來也來合韻音郎代反厥塗靡從天瑞之徵文穎曰其來之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也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文穎曰百獸舞則騶虞在其中也濯濯之麟游彼靈囿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文穎曰濯濯肥也武帝冬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也師古曰濯直角反大雅靈臺之詩云麀鹿濯濯馳我君輿帝用享社文穎曰馳我君車之前也師古曰帝天也以此祭天天既享之答以祉福也三代之前盍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來色之精煥炳煇煌師古曰玄讀曰炫煇煌光貌煇下本反正陽顯見昭靈紀黎烝文穎曰陽明也師古曰黎烝衆庶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師古曰謂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文穎曰天之於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師古曰諄諄告喻之熟也音之純反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文穎曰寓寄也巒山也言

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 披勤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事兢兢翼翼師古曰兢兢戒也翼翼敬也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師古曰言居天子之位猶不忘恭敬也舜在假典顧省厥遺師古曰在察也假大也典則也言舜察璇璣玉衡恐已政化有所遺失不合天心今漢亦當順天意而封禪也此之謂也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廿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弒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易本隱以之顯張揖曰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是上德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以類萬物之情是之顯也師古曰之往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衆民者也雅誠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張揖曰已詩人自謂也已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師古曰小已者謂卑少之人以對上言大人耳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師古曰風讀曰諷次下亦同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師古曰奢靡之辭多而節儉之言少也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張揖曰不亦輕戲乎哉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下

司馬相如難蜀父中云子親其勞躬戚髀胝無胈
虜不生毛張揖注曰躬體也戚湊理也臣俊檢字書
無戚字又戚字說文云戚也[illegible]注文選云五
康曰湊湊理也疑漢書傳寫相承誤以湊字作戚
字耳合爲湊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前漢書五十七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競爲音說致失本真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班書舊文爲正於彼數家並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爲下卷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劒師古曰擊劒者以劒遺擊而中之非斬刺也名犬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爲此名也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如以訾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師古曰訾讀與貲同貲賜也以家財多得拜爲郎也武騎常侍秩六百石會景帝不好

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師古曰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史家避漢明帝諱故遂為嚴耳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師古曰遂達也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臨邛令繆為恭敬師古曰繆詐也日往朝相如杓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師古曰僮謂奴程鄭亦數百人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言其家富亞王孫也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召請也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師古曰示衆人以此意也一坐盡傾師古曰皆傾慕其風采也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師古曰奏進也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師古曰行謂曲引也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師古曰閑美也之稱也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

之恐不得當也師古曰當謂對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師古曰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師古曰貸音吐得反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郭璞曰盧酒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盧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盧故名盧耳而俗之學者皆為當盧為對溫酒火盧失其義矣相如身自著犢鼻褌師古曰即今之松也形似犢鼻故以名云松音之容反與庸保雜作師古曰庸即謂傭作者保謂庸之可信任者也滌器於市中師古曰滌洒也器食器也食已洒之賤人之役也洒所先禮反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師古曰杜塞也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曰言不患少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柰何相辱如此師古曰言縣令之客不可以辱也卓王孫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奩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子田獵犬也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

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札音壯黠反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師古曰爾說楚之美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師古曰烏於何也為齊難師古曰難說齊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師古曰亡讀曰無下皆類此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師古曰藉假也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師古曰卒終也謂終篇之言若隤牆塡壍之比者因以風諫師古曰風讀曰諷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師古曰田獵也田罷子虛過姹烏有先生師古曰姹誇誕之也音丑亞反字本作詫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奢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風反字或作曹其音同耳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于海濱師古曰濱涯也濱又音頻列卒滿澤罘罔彌山師古曰罘罔網也即今幡車閃也王國兔罝之詩曰雉罹于罘罘亦罘字耳弥亮也罘音浮掩蒐轔鹿射麋格麟師古曰麟謂車蹤轢之也音表格或作腳言持引其腳也驚於鹽冔滿割鮮淖輪張揖曰海水之涯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淖擩也切生肉擩車輪鹽而食之也師古曰驚謂亂馳也擩揾也驚音努擩音如閱反揾音一頑反射中獲多矜而自功師古曰矜其能以為功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

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師古曰與僉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又烏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癸反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鬱隆崇律崒郭璞曰詰屈峻起也鬱音佛岑崟參差日月蔽虧張揖曰高出壅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師古曰崟今音任林反崟音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郭璞曰言相交結而峻絕罷池陂陁下屬江河郭璞曰言旁積也屬連也罷音皮陂音婆陁音鮀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文帝假漢協陁之韻也師古曰言之說非也下蜀江河首揔言山之廣大所連者遠耳於文無妨陂音普河反屬音之欲反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張揖曰丹丹沙也青青艧也赭赤赭也堊白堊也蘇林曰白坿白石英也師古曰丹沙今之朱砂也青艧今之空青也赭今之赤土也堊今之白土也錫青金也碧謂玉之青色者也堊音惡坿音附艧音一郭反衆色炫燿昭爍龍鱗師古曰言衆色相燿若龍鱗之間雜也炫音州縣之縣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珉昆吾張揖曰琳玉也珉石之次玉者也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師古曰火齊珠今南方之出火珠也玫音枚瑰音回又音懷琳音林珉音旻功玄厲張揖曰瑊功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如淳曰瑊音緘劲音勒礪石武夫張揖曰皆石之次玉者礪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武夫赤也白采葱蘢白黑不分郭璞曰礪音力而瓷反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張揖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麋蕪芷白芷若杜若也師古曰蘭即今澤蘭也今流俗書本芷若下有射干字妄增之也穹窮昌蒲江離蘪芜蕪張揖曰江離香草也蘪蕪蘪芜也似蛇牀而香

師古曰蘖蕪即今窮苗也郭璞曰離似水蘇而蘖對曰蘖蕪名江離張勃又云江離出臨海縣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諸說不同未知孰是今無識之者然非蘖蕪也蘖對誤耳 諸柘巴且 張揖曰諸柘甘柘也薯蕷也文穎曰巴且草一名巴蕉師古曰文說巴且走也且音子余反薯音普吝反薯且自蕷蕷音弋非巴且也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 師古曰降下也陁靡旁溪也陁音弋爾反 案衍壇曼 師古曰寬廣之貌也衍音弋戰反壇音徒旦反曼音莫幹反 緣以大江限以巫山 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也 其高燥則圭葵荀蘭 張揖曰葵荀蘭也荔馬荔今之馬蘭也箴音之林反荀音包荔音祿 薛莎青薠 張揖曰薛莎青薠似莎而大生江湖頻所食師古曰莎即今青莎草薠音煩 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葵 郭璞曰藏莨草中牛馬芻蒹荻也似蘆而細小葭蘆也師古曰埤音婢謂下地也蒹音即兼葭音兼 芛 荻音 敵東蘠彫胡 張揖曰東蘠實可食彫胡菰米也師古曰東蘠似蘆實可食彫胡菰米也 蓮 張揖曰蓮荷之實也其根藕張晏曰蓮蓮實也郭璞曰蓮蓮實也師古曰書不為蓮字蓮即說非也但不知蓮蓮今是何草耳 奄閭 張揖曰奄閭高也言可沿疾如竹子蘠草也生水中揚州有之師古曰奄音日掩蘠音牆 衆物居之不可勝圖 師古曰勝舉也不可盡舉而圖寫之言其多也 計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郭璞曰推移猶揚也 外發夫容菱華內隱鉅石白沙 應劭曰夫容蓮華也菱芰也師古曰鉅大也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鼈黿 張揖曰蛟狀如蛇尾皮有珠鼉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作鼓毒冒似蒲蟹甲有文黿似鼈而大師古曰張說是者乃是鮫魚非蛟龍之蛟也蛟辭在武紀鼉音徒何反又音大河反毒音代冒音妹他甘反此 蹤參章 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蹤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師古曰陰林言其樹木衆而且大常多陰也梗音便又音步田反即今黃梗木也裨音南今所謂榜木 桂椒木蘭 師古曰桂即藥之所用其木蘭皮似椒而香可作面膏藥不柔黃蘗也離山梨也 朱楊赤茎柳也生水 禮梨裹橘柚芬芳

張揖曰櫨似梨而甘樗樗棗也編古曰櫨即今所謂櫨子也樗棗即今之酸棗也柚即橙也似橘而大味酸皮厚櫨音側加反樗音敕櫨反柚音弋救反橙音文鄧反其六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張揖曰宛雛似鳳孔孔雀鸞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見小海經宛音於元反射音弋亦反其六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貍郭璞曰蟃蜒大如狸而小蟃音萬蜒音延貙音尤師古曰蟃蜒貙貍皆山獸也貙又音敕戰反貙音丑于反於是乎乃使剸諸之倫手格此獸師古曰剸諸吳人則吳王僚者也方言勇士故舉以為類剸與專同楚王乃駕駟駿之馬張揖曰駟牙食虎豹獲而駕之以當四馬也師古曰剸音旬乘彫玉之輿師古曰輿而周鏤之屬曰以魚須為旗柄驅馳逐獸旗旄翡翠之旄也郭璞曰鶴鳥名師古曰大魚之須出東海見尚書禮緯音之致反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以明月珠為飾旗也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劍也

有能者干將所造左烏號之彫弓應劭曰楚有柘桑烏樓其上爰下著地不得飛欲憩號呼故曰烏號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烏號郭璞曰彫畫也師古曰烏號應張揖之說皆有據也右夏服之勁箭服虔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煩弱其矢亦煩弱箭服也故曰夏服師古曰箭服即今之箭袋也陽子驂乘孅阿為御張揖曰陽子伯樂也秦穆公臣孅阿古之善御者孅音纖也案節未舒即陵狡獸師古曰案節猶弭節也未舒言未盡意也陵狡獸駏驉已變狡獸狡捷之獸也蛩蛩蟛蜞距虛張揖曰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驢而小郭璞曰距虛即蛩蛩變文互言耳師古曰蟛蜞小郭璞曰是也蟛音子六反軼野馬轙騊駼張揖曰軼過也野馬似馬而小北海轙頭也師古曰轙謂軸頭禽而殺之也轙音逸轙音衛駼音途駼音塗俶儻倜儻張揖曰皆疾貌也師古曰俶音式六反倜音式刃反倜音式利反倜音練雷動發至師古曰發疾風也若雷之動如大發至言其威且疾也發音必遙反星流

雷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師古曰眦即決數之日洞胥也眦即眥字）達掖絕手心繫系（張揖曰自左腋達右髀中心繫系也師古曰髀謂肩前胥也音五口反繫讀曰系也）

獲若兩獸揜中蔽地（師古曰言獲殺之多如天雨獸也雨音于具反中古草字也）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翱翔容与言自得也師古曰弭節者所按節也）臨見乎陰林觀壯士之昆怒與猛獸之恐怪（蘇林曰觀音倦觀之觀謂音難強之難郭璞曰謂謂拚也觀疲極謂言困師古曰蘇說是也觀音與倦同謂音其八勿反怪音古怪反言獸有倦極者要而殺之力尽者受死有之言獸有倦極者要而殺之力尽者受死有之郭璞曰殫尽也變能變也師古曰殫音單）於是乎鄭女曼姬（張揖曰鄭國出好女也如淳曰鄭女夏姬也師古曰鄭女曼姬楚武王夫人鄭曼也師古曰文說是也曼姬也引也師古曰猶也猶也）被阿錫揄紛縞（張揖曰阿細縞也錫細布也）雜糅羅紈（張揖曰紈素者也綸音綸又音綸也）之所謂素者也綸音綸又音綸也）

以爲裳也師古曰纖細也霧縠者言其輕薄如霧非謂縠文簡翻也褰縮也縐裁也其縐中如非也褰猶即今之帬襦古所謂帬分弁素積者即謂此積也言襞積文理隨身所著或褰縐委蛇如溪谷也襞音壁縐音側救反）袿袿（袿袿非袿拂也式制袖也戍鮮也制衣刻除貌也師古曰袿袿也或舉或曳非袿拂也式制袖也戍鮮也制衣刻除貌也師古曰袿袿也或舉或曳非袿拂也式制袖也戍鮮也制衣刻除貌也師古曰袿袿也或舉或曳非則戍制然見其降殺之美也裶音雲袖反）垂髾（張揖曰髾髾也髮髾也師古曰張說非也髾髾也師古曰張說非也髾髾也師古曰張說非也髾

結也繆音少 眇忽忽若神之髣髴 郭璞曰言其容飾音豔非世所見戰國策曰鄭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於衢不知者謂之神也 於是乃群神翼翼於蕙圃 文穎曰宵獵為獠師古曰翼翼爛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也金隄言水之隄塘堅如金也 古曰獠力笑反 般妥姍勃窣上金隄 師古曰般妥姍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也金隄言水之隄塘堅如金也 般妥音盤姍音先安反窣音先忽反隄音丁弓反 揜翡翠翕翡翠翕翡翠青羽者曰翠翕翡翠赤羽者曰翡翠翕翡翠翕翡翠也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頭項光采鮮明今俗呼為山雞其實非也翕翡翠翕翡翠翕翡翠

陽雲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泊乎無爲澹乎自得師古曰泊澹皆安靜意也泊音薄各反澹音徒濫反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桂調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鮮魚以爲勺藥酸恬鹹味百種千名文說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藏又薛生毋乞氣義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耳讀賦之士不得其意妄爲音訓以誤後學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著之豈非古之遺法乎鷄音竹滑反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燁自以爲娛師古曰將字與爵同燁音于炎反燁亦揾染之義耳言爵割其肉揾車輪盡而食之此蓋以譏上割鮮染輪之言也臣竊觀之齊殆不如師古曰殆近也於是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是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師古曰言有恵賜而來也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師古曰悉盡也與使者出囿乃欲竭力致獲以娛左右也師古曰樂以不斥言使者故指云其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張晏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先生即謂子虛耳下又言先生行之豈先賢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惡傷私義師古曰非楚國之美是章君惡害足下之信是傷私義也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師古曰言楚使者失辭自爲累累重而於齊無所負擔故云輕也累音力瑞反且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洲曰陼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勃海間師古曰東陼鉅海東有大海之陼字與渚同也觀乎成山張揖曰觀觀也成山在東

萊不夜縣於其上築宮闕師古曰觀音工喚反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曼縣射儻其上也師古曰罘音直流反又音誰浮勃海師古曰勃瀚海別枝也瀚音蟹游孟諸文穎曰宋之大澤也故屬齊郡邪與肅愼爲鄰郭璞曰肅愼國名在海外也師古曰邪讀爲左謂東北接也古以湯谷爲界師古曰湯谷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也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彷徨乎海外師古曰彷音旁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芥蔕張揖曰蔕芥刺鯁也師古曰蔕音丑介反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師古曰俶儻猶非常也俶音吐歷反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師古曰萃與萃同萃集也如鱗之集言甚多也充牣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張揖曰禹爲州名山別草木禹爲堯司徒敷五教主平萬事師古曰言其所有衆多雖禹禹之賢聖不能名而數之也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況國之大先生又見客師古曰見猶至也言至此國爲客也若今人自稱云見[illegible]耳也何爲無以樂忘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音牛隱反楚則失矣夫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師古曰述循也謂順行也封彊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以禁絕淫放耳師古曰彊讀曰疆人主齊列爲東海而外私肅愼郭璞曰私與通也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師古曰捐棄也謂田於青丘也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累君自損也

師古曰思古敗字

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師古曰烏於何也道言也

未覩夫巨麗也師古曰巨大也麗美也

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

左蒼梧右西極文穎曰蒼梧師古曰蜀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曰西至于邇國為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

丹水更其南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縣入鈞水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

紫淵徑其北文穎曰西河穀羅縣有紫澤在北也

終始霸產出入涇渭師古曰霸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水出安定涇陽開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開音牽又音口見反

豐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其內應劭曰潦流也潏涌出聲也張揖曰豐水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潦行潦也又有潏水出南山晉灼曰下言八川計從丹水以下至潏除潦為行潦凡九川從霸產以下為數凡七川潏音決潏水涌出聲也除潦潏下為水餘適八下言經營其內於數則計其外者矣師古曰應晉二說皆非也

[illegible]水名也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illegible]

于渭上言左其昌語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皆謂苑內[illegible]丹水長安縣非八川數也霸產涇渭豐鎬潦潏為八川直結營其內信則然矣潏晉音決是也也里志鄠縣有[illegible]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縣則無此水許慎云潏水在京兆杜陵北此即今所謂沈水從白亭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蓋為字或作水旁沈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將鄠縣潏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但八川之義實在於斯耳

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鄭譔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騖往來鄭譔曰言更相錯迕師古曰騖音奴禿反也

桂林之中如淳曰桂林人林也過乎決泰之標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也師古曰決泰之標決音決泰音大荒之野也師古曰

俱起象雙闕者行乎州淤之浦師古曰州淤慢也浦水涯也淤音於庶反

徑乎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西山也

出乎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西山也

汨乎混流順阿而下師古曰汨疾貌也混流豐流也曲陵曰阿音于筆反阿音于本反

赴隘陿之口師古曰隘陿謂相迫近者蜀人謂之隘堆音於懈反陿音陜也

穿石激堆奇張揖曰穿石大石也堆曲岸頭也師古曰堆音丁回反奇音巨倚反

沸乎暴

怒郭璞曰沸水聲也音拂 洶涌彭湃師古曰洶涌跳起也彭音相反湃音普拜反

奔突汩盛貌也突汩去突也汩音于筆反 偪側泌瀄師古曰偪側相逼也泌瀄相

筆反師古曰偪側相逼也泌瀄相楔也偪字與逼同楔音先結反 橫流逆折轉騰澎湃郭璞曰澎音旁湃音

過也澎湃起也師古曰澎音澎湃音普蓋反 沆瀣師古曰沆瀣水流聲也師古

曰沆音胡朗反 穹隆雲橈師古曰如雲之屈曲也橈音女教反 宛潬

膠盭郭璞曰宛潬相撓也師古曰盭音盭古字 喻波趨浥洑淫下瀨

郭璞曰喻踊也浥洑淫皆卑也師古曰浥音於俠反洑音扶沈反淫音利 批巖衝擊奔揚滯沛

師古曰批反擊也擊曲隈也言水觸批巖崖而還曲則奔揚而滯沛然也批音步迷反沛音普蓋反 臨坻注

谷師古曰坻謂水中隆高處也詩曰宛在水中坻坻音丑制反注音之戍反 瀺灂潺湲瀺灂音才弱反又

音仕角反潺湲即隕宕沉怠怠平帝石 匈藹師古曰匈音普沐反藹音普萌反匈音呼

宏反磕音口盖反出曰盖反出曰盖反 沿波討源師古曰言水波急馳而白沿波

水流故故之聲也 溶溶洞洞洪波涌起師古曰溶溶洞洞水勢盛也 洄沿進退鼎沸

郭璞曰洄沿水流回轉也沸音扶沸反 紛涌駢阿師古曰紛涌駢阿音骨

長懷寂漠無聲尋郭璞曰懷亦歸懷反尋參也尋音聊師古曰言長懷安靜 平永歸然

音仕角反賈即隕宕沉怠怠平帝石 後顯蓮蓮潢潢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師古曰蓮音連潢音

反蓮音弋文反潢音胡廣反 長歸 安翔徐佪郭璞曰言遲轉也 翠罕鴻鴻郭璞曰水日光貌也

鴻音胡角反 東注大湖郭璞曰大湖在吳縣尚書所謂震澤也 衍溢陂池郭璞曰言溢溢而出

也陂池江旁小水 於是蛟龍亦螭文穎曰龍子為螭張揖曰赤螭蛟龍

屬水族神也字則單作螭形若龍字乃從虫此作螭別是一恒 典爾

注南山神又井中龍龍子三家之說皆失之 虫音許尾反 魚魚

注南山之限則得為龍矣漸 闡師古曰魃音工郭反鱗音莫

反　鯛容　鮭魚　魦如淳曰鯛如音是也鯨鯢反鯛魚有文采鱗似鱣而黑鯛似鱣魚鯛也一名黃頰師古曰鯛如音是也鯨鯢反鯛鄭說是也鯨音善鯛音或也　禺禺魚魚目　如淳曰鱣音去魚反魚晉灼曰鱣音如揭反郭璞曰禺禺魚皮有毛黃地黑文似鼠目魚也狀如牛脾細鱗紫色肉相合乃行行鯛鮒魚也似鮎有四足聲如嬰兒師古曰禺音隅又音鱣鯢音五兮反　鯊音乃謙反　鰬音徒　鯊音所加反　鰭音渠　鯊音所加反　鯊音所加反　鯊音所加反

參差不齊也嶄音士銜反參音楚林反差音楚宜反 九嵕山 嶄薛南山峩峩 師古曰九嵕山今在醴泉縣界嶄薛山即今所謂差峩山也在三原縣西也南山終南山也峩峩高貌嵕音子公反又音總嶄音戀薛音齒又音在割五割反峩音哦

巖陁甗錡崔嵬崛崎 張揖曰崔嵬高貌崛崎斗絕也蘇林曰崔音頗水反嵬音卒鄙反郭璞曰陁岸際也音豸甗錡隆屈宮折貌甗音魚隗反錡音蟻崛音掘崎音倚崔音作罪反嵬字作委師古曰蘇郭兩說並通郭音竹罪反又音將水反

振溪通谷蹇產溝瀆 張揖曰振收也水注出曰溪注溪曰谷蹇產屈折也郭璞曰自溪及瀆皆水相通注也

谿谷嶔嵜 師古曰谿音苦奚反嶔音欽

岑崟 師古曰崟音音吟

鬱 郭璞曰皆其形勢也崴音烏鬼反崴音悪罪反廆音胡賄反

岑崟鬱 郭璞曰岑崟音鹿虛音墟堀音窟鬱音于勿反

隱轔鬱壘 師古曰隱轔鬱壘不平貌轔音洛盡反師古曰壘音律施音弋爾反

登降施靡 郭璞曰施靡猶連延也

陂池貏豸 郭璞曰陂池旁隤貌也陂音皮貏音衣被之被師古曰陂又音彼奇反貏又音彼允反

溶泛淫鬲 師古曰溶泛淫鬲皆水流之貌也鬲音古曰風行水上渙喪平也廣平曰陸

散渙夷陸 師古曰散散而渙然也散音悉旦反師古曰容音容蹟高音育

亭皋千里 師古曰為岸侯於皋隰之中千里相接皆築令平也皋音皮義反

揜以綠蕙 張揖曰揜掩覆也綠王芻也蕙薰草也師古曰綠蕙言蕙草色綠耳非王芻也

被以江離糅以靡無雜以芷若 師古曰留夷新夷也師古曰留夷香草也非新夷乃樹耳

布結縷 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綫相結故名結縷今俗呼鼓箏草兩幼童對銜之手鼓中央則聲如箏也因以名云

攢戾莎 師古曰攢聚也戾莎言莎草相交戾也攢音材官反

揭車衡蘭 應劭曰揭車一名芰輿香草也師古曰揭音巨列反芰音乞

茝茞蘘荷 如淳曰茝蘅草也師古曰蘅之息生者連其株本則紫色也蘘荷蘘草也根旁生笋可以為菹又治蠱毒菹音紫蘘音人羊反

葴持若蓀 如淳曰葴音鍼張揖曰葴持閼若杜若也蓀香草也師古曰葴寒漿也持當為符字之誤耳符鬼目也杜若苗頗類蘅而為校葉之狀今流俗書本持字或作橙非也後人妄改耳其下乃言黃甘橙榛此無橙也葴音之林

反蓀音孫鮮支黃礫師古曰鮮支即今文子樹也黃礫今用染者黃之木也二者雖非草類既云延曼大原或者賦雜言之耳蔣芧青頰張揖曰蔣蒲也芧三稜也郭璞曰芧音杼師古曰蔣音將芧又與反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師古曰閎亦大也濩音護延弋戰反離靡廣衍師古曰離靡謂相連不絕也衍布也離力尔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師古曰烈酷烈之氣也披丕蟻反郁郁芬芬衆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散也芬音妃肸蠁布寫晻藹晻藹師古曰肸蠁盛作也寫出也晻藹晻藹皆芳香意也肸音許[illegible]反蠁音響[illegible]而感反藹音愛晻音步晻反藹音勃藹字或作隱也於是乎周覽氾觀師古曰氾普也音敷劍反縝紛軋芴孟康曰縝紛盛也軋芴繊密也師古曰縝丑入反軋於黠反芴音芴芒芒怳忽郭璞曰言眼乱也師古曰芒莫郎反視之無端察之無涯師古曰涯畔也音儀日出東沼入虖西陂張揖曰朝出為之東也莫入於為西陂中也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師古曰言其土地氣溫經冬草木不死水不凍其獸則麋鹿麈麋麈沈牛麋麋張揖曰麋麋狀如牛而四節毛黯牛黑色出西南徼外沈牛水牛也能沈沒水中麋似鹿而大郭璞曰麋牛似能庸牛[illegible]麋骨無髓食銅鐵貘音莫郎麋音麋師古曰庸牛即今之封牛也故謂偏牛者也麋牛即今之貓牛者也麋字又音武悲反赤首圜題窳奇象犀張揖曰題額也窳奇狀如牛而蹈毛其音如嗥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也長鼻牙長丈犀頭似豬一角在鼻一角在額其北則盛夏反谷東列衣地涉冰揭河師古曰涉履也揭其蹇反也詩邶風匏有苦葉之篇曰深則厲淺則揭揭音丘例反其獸則麟蠁角端騊駼橐駝張揖曰麟蠁狀如牛尾須頭一角端似猪角在鼻上中作弓師古曰騊駼北方良馬也郭璞曰騊駼似馬而無角角端似牛其角可以為弓郭璞曰橐駝者言其可負橐裹而馳物故以名云蜚蜚驒騏駃騠驢騾郭璞曰驒騏騾騾生三日而駃騠生三日而驢騾也駃騠音決騠音提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師古曰彌滿也跨猶騎也高廊四注重坐曲

閣 師古曰廉堂下四周屋也重坐謂
壇室也曲對閣之屈曲相連者也 華榱璧璫輦道纚
屬 師古曰榱椽也華謂雕畫之也璧璫以玉為椽頭當即所謂瑗題
玉題者也一曰以玉飾瓦之當也輦道謂閣道可以乘輦而行者
也纚屬纚迤相連屬也纚音力尔反屬音之欲反 步櫚周流長途中宿 師古曰步櫚
言其下可行
步櫚經夷嵕築堂紫臺增成
步即今之步廊也謂其堂長連雖經
日行之尚不能達故中道而宿也
師古曰夷平也山之高聚者曰嵕紫臺
堂於其上為累臺也增重也一重為一成也婁子公反 嵡嚴突兀洞
房 師古曰嵡嚴突兀洞房若竈突然潛通臺上 頡抗杳眇而無見仰攄而捫
天 師古曰攄古俯字也杳眇視遠貌抗高貌言
臺榭之高有升上一之者俯視則不見地仰攀其椽可以捫天也
音老攄音門 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 師古曰奔星流星也更歷也閨
闥宮中小門也宛虹拖也楯謂巾加於上也楯軒軒之前闌板也
並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也更音工衡反虹音紅拖吐賀反又
徒可反 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 師古曰象輿
端應車也婉
僤西廂清靜之處也蚴蟉蜿僤皆行
蟲之皃蚴一糾反蟉力糾反僤音善一 靈圄燕於閒館 張揖曰靈
圄衆仙號也師古曰閒讀曰閑 偓佺之倫暴於南榮 郭璞曰偓佺仙人也
食松子而服丹暴謂
偓佺仙人也榮屋簷也暴音蒲報反 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 師古
曰醴泉瑞水味甘如醴言於室中
涌出而通流為川從中庭而過也般音
也師古曰般旋旋並之忍反 巖石褫崖 孟康曰褫砍致也崖
廉也少石致川之廉
致音直二反謂重密而累積 巖岩倚傾 郭璞曰巖岩巖嶷貌師古
曰巖口銜反倚反傾去穎反 嶄岩峻崿 蘇林曰削音消峻之消崿峭峻爭反崿
戶郭反郭璞曰言自然若彫刻也礫
音昨盍反嶫音五盍反師古曰自言刻削
也作云峭峻郭說是也嶫音捷崿音業 玫瑰碧琳珊瑚叢
生 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一枝數枝格交錯無有葉
枝格之格音古百反 珉玉旁唐 珍玉文磷 蘇林曰珍
音分師古曰旁唐言盤蕩珍玉文理顯師古曰旁唐文石也
唐字本作碭言堪玉及石並珍麗也磷音力刃反 瑩雜沓其間 張揖曰赤瑕玉也郭璞曰言雜
厠崖石中聚於營丞點也瑩洛角反 鼉采琬

璱和氏出焉音以日晶采闕師古曰鼉古朝字也朝采者[illegible]毋且有白虹之氣世采上出故名朝采猶言夜光之璧美玉名和氏之璧卞和所得亦美玉也言今皆出於上林於是乎盧橘夏孰應劭曰伊尹書曰箋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孰言物曰此雖樹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師古曰盧黑色也黃甘橙榛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美亦橘之類也音委張揖曰榛小橘也出武陵師古曰橙如柚也音之耕反枇杷橪柿亭亭亦厚子朴張揖曰枇杷似蒲桃葉子若杏橪柿長葉子若杏亭亭也厚子朴樂名也郭璞曰橪支木也師古曰此二句皆含[illegible]不不得離以香草也揖[illegible]得之朴木皮也此樂以皮為用而皮厚故乎厚子朴云橪音煙朴匹角反樗棗楊梅郭璞曰樗[illegible]有似蒲萄其實如蔡子而小酸出於南也師古曰樗音敕胡反櫻桃蒲陶師古曰櫻桃即今之朱櫻也禮記謂含桃爾雅謂之剌桃櫻於隱夫薁郭璞曰隱夫薁[illegible]師古曰隱夫薁蒲萄也薁於六反棣[illegible]棣今之山櫻桃薁於六反棣徒計反荅遝離支張揖曰荅遝離支大如雞子皮麤[illegible]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酸少師古曰遝音沓離力智反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平地聳下平原師古曰貤猶延也一曰次第而重也貤代支反揚翠葉扶蘇蓋師古曰扶蘇揚也音凡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也鉅野大野煌音皇沙棠櫟諸張揖曰沙棠狀如棠師古曰言其光采之盛沙棠之實櫟果名也黃華赤實其味似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櫟果名也櫧似柰冬不落應劭曰櫟似柰柔師古曰櫟音力各反又非柔木之櫟蓋木蓼也蓼字初生可食櫟音歷櫧音諸於音乘采音采柔音食諸反華楓枰櫨師古曰華即今之皮貼弓者也楓樹肌可為香今之楓膠香也枰雅云一名楓枰枰音平櫨即平仲木也櫨今黃櫨木也華音胡化反楓音風枰音平櫨音盧留落胥邪仁頻并閭張揖曰并閭接也郭璞曰落胥穫也中作器素胥邪似开閭皮可作索師古曰仁頻即實根也頻字或作賓胥先余反邪弋奢反穫音矍攙檀木蘭二康曰攙檀木別名郭璞曰攙音讒豫章女貞師古曰女貞樹冬夏常青未嘗凋落者有節操故以名焉長千仞大連抱師古曰八尺曰仞連抱者言非一人所抱夸條直暢實葉發榦郭璞曰夸張布也張揖曰榦角也師古曰暢通也通謂上下相稱也發音峻榦古榦字也角音蹋攢立叢倚連卷櫳俺師古曰攢立聚立也叢倚相倚也連卷屈

曲也 攫俗支柱也倚音於綺反奉音巨專反攫音巨專反攫音古十八反攫音俱
蟠音步葛反 蟠古委反 坑傷閭砢 師古曰坑傷罵直貌也閭砢相扶持也坑口庚反閭鳥可
反而宗可反坑字或作炕言樹之支幹相抗爭衡也其義兩通 垂條扶疏落英幡纚 師古曰扶
疏四布也英謂華也幡纚飛揚貌也纚山宜反 紛溶前蔘猗柅從風 郭璞曰紛溶前蔘支竦擢也猗
柅猶婀娜也前音蕭蔘音森猗音於氏反柅音諾氏反 師古曰婀音阿娜音奴何反 蘭茝蘅歆 師古曰林木鼓動之
声也茝音刈茝音利蘅古卉字也音諦歙音翕 美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 師古曰金石謂
鐘磬也管長一尺圍一寸六孔無匡籥三孔也以竹為之 紫池茫虎挺還乎後宮 如淳曰茫音芒
虎音豹張揖曰紫池參差也茫虎不齊也郭璞曰紫音老還音繞也音宣 雜襲絲輯 師古曰雜襲相因也絲蟲重積
也絲古累字輯與集同 被山緣谷循阪下隰 師古循順也下隰曰隰視之無端
究之亡窮於是乎文侵素蛙蛙玃獲飛鼠 張揖曰雖如蝙蝠而大飛鼠飛鼠也其狀如兎而鼠首以其順飛郭璞曰
蝙蝠鼠也其狀如兎而鼠首以其順飛郭璞曰蝙蝠鼠也其狀如兎而鼠首以其順飛郭璞曰
長尾玃獲似猴猴而大飛鼠飛鼠也其狀如兎而鼠首以其順飛郭璞曰
玄猿素雌言猿之都者玄黑而雌者白素也爾雅曰玃父善顧也玃音鑊 蛭蜩玃蝯 如淳曰蛭音質張揖
曰蛭蟬也蜩蟬也玃獼猴也師古曰方言獸屬而引蛭蟬水蟲又又
蜩蟬亦於事類如說非也但未詳是何獸耳蝯音乃高反又音柔即今
所謂戎虎為鞍者也戎虎為鞍者也戎音柔鞍之轉耳非獼猴也 衝胡豭蛇 張揖曰衝胡似猴俗頭上有
髦毋以後果豭白色也郭璞曰豭似鼠而大毋以後果豭白色也郭
璞曰豭似鼠而大毋以後果黃食獼猴蛇也 摟貍乎其間也衝音蟲豭呼豭反蛇音蟲師古曰豭郭說是也 閒長嘯哀鳴翩翩翌翌
經 郭璞曰翌翌經互相經過也 夭蟜枝格偃蹇 師古曰夭蟜頓申也蟜音矯枝音巧 隃絕梁騰殊
榛 師古曰絕梁謂正絕水無橋梁也殊榛持立株柢也言超度無橋梁之水而跳上榛柢之上也隃字與踰同榛仕人反柢丁禮反 捷
垂條掉希閒 張揖曰捷持縣垂之條掉往著稀疏無支之閒也師古曰掉徒鈞反 宅落陸離
爛漫遠遷 師古曰言其聚散不恒雜亂移徙也 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

往來宮宿館舍師古曰言所在之也戲詩其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師古曰言所在之處供具皆足也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李奇曰以五校兵出獵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繞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說者或以為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曰云校獵方失其義蓋馬稍或以養馬耳故可為闌也事具周禮非以獵馬故稍或人乘鏤象六玉虯張揖曰鏤象象輅也以象牙疏鏤其車輅六玉虯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虯龍之有角曰虯拖蜺旌張揖曰析羽毛染以玉蕊織以為旌旗有似虹蜺之紛也師古曰拖音徒可反摩雲旗張揖曰畫能虎蛇蜺之紛紜也師古曰拖音徒可反於旒為旗似雲氣前皮軒後道游文穎曰皮軒以虎皮飾車天子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在乘輿車前賦頌為偶解耳師古曰文說非也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之後耳非謂在乘輿之前也皮軒之上以赤皮為重蓋今北制的有汉非猛獸之皮用飾車也道讀曰導孫叔奉轡衛公參乘鄭氏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大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師古曰參乘車之右也解具任文紀也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文穎曰九五校今言四首一校中隨天子乘輿也所出曰說又非也四校者闌校之四面也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於校之四外也鼓嚴簿縱獵者張揖曰嚴嚴嚴敵也簿部簿也師古曰縱放也簿步戶反江河為陰泰山為櫓蘇林曰陰獵者圍陳遮禽獸也張揖曰櫓大盾也為翳也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遮禽獸為陰師古曰因江河以遮禽獸而望櫓言曰獵之廣遠耳郭說是也陰音於先後陸離離散以追師古曰陸離分散也言各有所追逐也追音竹遂反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徧山野也生貔豹搏豺狼郭璞曰貔執虎豹屬也為此師古曰貔豹一物皆猛獸也生謂生取之也搏擊也手熊羆麋鹿羊張揖曰熊人足黑色羆如熊黃白色麋羊也似羊而青師古曰麋羊今之所謂山羊也莽麤羊六手言手擊殺之足讀麋蹈而養之豪鶚蘇孟康曰鶚鵰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鶚似雉鬬死不卻郭璞曰蘇具尾為帽也鶚音号絡白虎張揖曰著白虎文絡也師古曰絡古絡字被斑文師古曰被謂衣著之也斑文亦貔豹之皮

也 陂皮義反 跨壑馬 師古曰 騎之也 陵三嶷之危 師古曰 陵上也三下嶷一衆之山也 赴險越壑 師古曰 壑谷也 經山 師古曰 經過也 坻水中高處也 磧音千然之 坻音遲 壑音呼郭 磧曰 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 解廉似鹿而一角 歷之坻 師古曰 磧歷沙石之貌也 萬水 師古曰 萬以衣覆也 推蜚廉弄獬 郭璞曰 獬獸名也 蜚廉 文穎曰 獬獸名也 郭璞曰 今蜀中人名神獸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正者可得而弄也 師古曰 獬亦謂之之也其字從手今俗讀作排擊之排 失其 義矣 解音蟹 廉文介反 格蝦蟹 蛤 鼉 猛氏 孟康曰 蝦蛤猛氏皆獸名也 郭璞曰 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 師古曰 鼉鱗甲 蝦音遐 蛤音閤 鼉音 蟬 羂冥 馬射 封豕 張揖曰 要馬金啄赤色一日行萬里者 郭璞曰 封豕大豬也 要 音 窈窕 師古曰 窈窕謂羅繫之也 音 弋 天反 箭 前 不 苟害 解 脰 陷 腦 弓不虛發應聲而倒 張揖曰 脰頸也 師古曰 言射必命中非 詭 也 師古曰 詭 音 巨 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 郭璞曰 周旋也 毘部曲之進退瞰見將帥之變態 師古曰 毘 佐也 部曲 亞 反 然後侵淫促節 郭璞曰 吉短 解 注李廣傳 服五 反

也 儵 音 叟 遠去 師古曰 儵然 疾 遠 貌 沙 離輕禽 師古曰 流離困 獸之 也 轘白鹿捷狡兎 郭璞曰 狡兎健 跳故 捷取之也 軼赤電遺光耀 張揖曰 軼過也 郭璞曰 皆 妖氣為 變 怪者 遊光之屬 追怪物出宇宙 張揖曰 怪物 奇禽 也天地四方曰宇 古 佐 今來曰宙 師古曰 張說宙非也 許氏說文 解字云宙 舟輿所極覆也 彎蕃弱滿白羽 文穎曰 亦弓 蕃 弱 夏后氏之良弓名引弓盡箭鏑為滿以白羽羽 箭故言白羽也 師古曰 彎烏還反 蕃扶元反 射游 槀 櫟蜚遽 張揖曰 槀惡鳥故射之也 櫟 捎也 飛遽天上神獸也 鹿頭而龍身 郭璞曰 槀槀羊也似人長脣被髮食人 師古曰 槀 郭說近是矣非謂惡鳥之槀也 櫟音洛 遽音 鉅 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 郭璞曰 言必如所志者也 弦矢分 壥 殪 仆 文穎曰 所射準的為 壥 一發死為 殪 郭璞曰 仆斃也 殪音翳 仆音赴 師古曰 言弦矢適分則殪死而仆如射藝也 藝謂射的 的 今之綵上 鞠也 藝讀與 埶 同字亦作 槀魚列反 也 陵 敖 焱 風 塵 妄 焱 師古曰 焱謂疾風從下而上也 音必遙反 然後揚節而上浮 郭璞曰 言 驚 遊 乘虛亡與神俱

張揖曰虛譟廉廚興而通靈言其所乘氣之高故能出鵬鳥之上而與神俱也 鵰玄鶴亂昆雞 張揖曰鵰玄黑鶴黃白色郭璞曰亂者言亂其行伍也 遒孔鸞鳥促鵔鸃 郭璞曰遒促皆迫捕之也師古曰遒讀曰逑 拂鬚羽鳥 張揖曰山海經曰九嶷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鸞鳥也 捎鳳皇 師古曰捎山交反 捷鵷雛 張揖曰焦明鵷也 鵷西方之鳥也 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 張揖曰淮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廿方之紘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彷徉也師古曰襄音宏 率乎直指 師古曰率音所律然直去意 揜乎反鄉 師古曰揜音於檢反然疾歸貌 蹕石闕歷封巒過雄鵲 張揖曰北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師古曰蹕蹈歷經也蹕行用反 登崑崙經曰崑崙山有九門天帝所居也 上林秦息宜春 張揖曰宜春宮名在雲陽東南十里師古曰宜春宮名在杠縣東師古曰杠音江 西馳宣曲 張揖曰宣曲宮名也在昆明池西 濯鵠牛首 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昆明池西師古曰濯者所以刺鵠也鵠鳥之角也濯音直孝反 登龍臺 張揖曰觀名也在曹

水西北近渭 掩細柳 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南也 觀士大夫之勤略 師古曰略智略也觀士之勤大夫之略也 鈞獵者之所得獲 郭璞曰平其多少也 徒車之所閱轢 郭璞曰徒步也閱踐也轢轢也音來各反師古曰轢交及反 騎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 師古曰蹂若謂蹂躪也藉人九反 與其窮極倦飫驚憚讋伏 郭璞曰窮極倦飫驚憚讋言伏讋伏讋言怖不動貌師古曰飫音劇憚丁旦反讋言之涉反 不被創刃而死者它它藉藉 郭璞曰言交橫也師古曰它音徒河反 塡阬滿谷掩平彌澤 師古曰平平原也彌亦滿也 於是乎游戲儵忽置酒乎顥天之臺 張揖曰臺高上二倍天也師古曰顥胡考反 張樂乎膠葛之寓 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 撞千石之鐘 張揖曰千石十二万斤也 立萬石之虡 師古曰虡鐘名也立一百二十万斤之虡以縣鐘也 建翠華之旗 師古曰翠華之旗以翠羽為旗上飾也靈鼉鼉之鼓 師古曰鼉水獸也靈鼉皮為鼓靈音徒河反又徒丹反 奏

陶唐氏之舞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知淳曰舞咸池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陶唐當為陰康傳寫字誤耳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閉筋骨緩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高誘亦誤解云陶唐堯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一歷言黃帝顓頊帝嚳乃及堯舜作樂之本皆有次第豈甫賸堯而錯亂其序乎蓋誘不視古今人表妄改易呂氏本文聽葛天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音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次三徵帝功七月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師古曰張說八曲是也其事亦見呂氏春秋張云三皇時君失之矣千人倡萬人和師古曰倡讀曰唱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郭璞曰波浪起也巴俞宋蔡淮南千遽如淳曰巴俞之人剛勇好舞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義其功力後漢樂府倡之因名巴俞舞也宋蔡二國名淮南也名工遽曲名也文成顛歌文穎曰文成邀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益州顛音則同耳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金鐘也鐘之與鼓亦互起也迭徒結反鏗鎗閬鞈洞心駭耳師古曰鏗鎗金聲也閬鞈鼓音也洞徹也駭驚也鏗口耕反鎗口郎反鞈音榻荆吳鄭衛之聲郭璞云皆諸侯國名也聲音淫哇之音音淮及武象之樂文穎曰韶舞樂也護湯樂也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虞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海南乃為三象樂也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曰淫過曲也師古曰衍大戰反鄭乃宦城縣也鄭舞都也繽紛舞貌也郭璞李奇曰鄭今宦城縣也鄭舞都也繽紛舞貌也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師古曰結風亦曲名也繽必人反鞶之倡張揖曰狄鞶西方譯名郭璞曰西戎樂名也師古曰俳優侏儒狄鞶倡樂可狎玩者也狄鞶郭璞音是亞鞶丁奚反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郭璞曰言繽紛所觀也靡曼細也美色於後張揖曰靡曼細也美色於後張揖曰靡曼細也美色於後張揖曰

翡翠音非師古曰妖冶美好也閑都雅麗也靡音糜柔橈嬛嬛無媚嫵弱師古曰橈動曲也嬛嬛柔弱也嫵細也紬紬謂骨體也橈音女教反嬛音於圓反無音於武反紬紬字耳曳獨繭之袖袖眇閻易衣長貌也眇閻言如刻畫作之也師古曰繭音蠶袖音

易以恤削張揖曰繭音繭也袖裏也郭璞曰獨繭一繭絲也閻易曳易反侵嫵嫵膚與世殊服師古曰言其行步安詳容服絕異也侵音步千反嫵音先奚音步甚反芬芳漚鬱酒烈淑郁郭璞曰香氣盛也師古曰漚一侯反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郭璞曰皓鮮明貌也師古曰皪音礫長眉連娟微睇緜藐郭璞曰連娟言曲細緜藐視遠貌藐莫角反師古曰微睇卜視也睇一王反睇天計反色授魂予心愉於側張揖曰授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音俞於是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半也樂酣夷樂洽也中竹仲反天子芒然而思師古曰芒然猶罔然也芒音莫郎反似若有亡師古曰如有失也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絲閒無事棄日師古曰棄日也閒讀曰閑順天道以殺伐郭璞曰因時休息以殺伐氣也時休息以於此郭璞曰謂苑囿中也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郭璞曰言不可以示將來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以贍氓隸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邑外謂之郊郊野之故曰農郊也衛風碩人之詩曰稅于農郊也隋墻埴塹師古曰隋墮也音徒回反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師古曰次之其易反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師古曰實讀曰充充滿其中言恣其有所取也仞充滿也仞言發罷之也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師古曰德號德音之號令也易卦曰孚號有厲是也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張揖曰歷擇善日齊

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鑾（郭璞曰鸞鈴也在軾曰和）游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途（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途道也師古曰郭說非也此六經者也）瞻觀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數也）射貍首兼騶虞（郭璞曰貍首逸詩篇名諸侯以爲射節騶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爲朝節也）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干盾戚斧也）載雲罕揜群雅（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罕之車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揜群雅也）悲伐檀（師古曰伐檀魏國之詩刺在位貪鄙也）樂樂道堂（郭璞氏曰詩云于胥樂兮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取小雅桑扈之篇云君子樂胥以萬邦之屏目胥樂兮萬邦之屏目胥樂兮萬邦之屏目胥樂兮

所後僕恐百姓被其尤也師古曰尤過也被皮義反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師古曰愀變色皃也音秋誘反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二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有甚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師古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刪除其辭也而說者使謂此賦口經文家刪削失其意矣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上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班固 漢書五十八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師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居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堅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

五穀登六玄田蕃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甘露降風雨時喜嘉禾興宗屮生師古曰屮古草字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澤無水曰涸沼池也河洛出鱗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師古曰言盛德之感北則徵發于渠搜南撫交阯也渠搜遠夷之國也則綏撫於交阯也行喙息咸得其宜師古曰敗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敗音岐喙音許穢反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師古曰臻至也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治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安焉也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始孔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師古曰悉盡也篇簡也朕將親覽焉羣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已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去無用之器即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

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師古曰逡音七旬反其字從之）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礼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師古曰）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遠也音于勸反）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和也音頻寐反）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與上合德也）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焉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育草木興茂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讀曰悅）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否

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擅殺生之柄通雍塞之塗（師古曰擅專也）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王蔽於上宮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要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大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

大對（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臣聞周公曰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天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曰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隹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以冊書荅曰問弘稱周公

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揉謂燔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反）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不端使人主自擇不肯折廷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絕緣者）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辨論之）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師古曰求空隙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書嘗與公卿約議（師古曰約要也）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更譽弘上益厚過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徒甘反談謂調戲也善調戲也）常稱

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爲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師古曰罷讀曰疲）願罷之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先以應之）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平音扶用反其一下亦同）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侈擬於君（師古曰擬疑也言相似也）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古曰比方也曰比近也頻寐反）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成者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

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侯六百五十封
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
始也時上方興功業異與賢良（師古曰異與賢良古選字）弘自見爲
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
閤以延賢人（師古曰閤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與參謀議
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脫音他活反）故人賓客仰
衣食（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仰音牛向反）其性意忌多寡內深（師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諸嘗與弘有隙然
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
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
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
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人主主子之道（師古曰人主主子之道由從也今諸侯
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稱副也）恐病死無
以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達道五所以行
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
之達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
乎知（師古曰愚則問之故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厲己濟物故爲仁也）知恥近
乎勇（師古曰不求苟得故爲勇也）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
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師古曰好問近乎智以下皆禮記中庸之辭）未有不能自
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

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決）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師古曰不副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塡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襃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褐亂時則上武耳）未有易此者也（師古曰易改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守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知謂知治道也）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也此不息於心）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礼記曰疾止復初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幸朕之不德也（師古曰章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隙也閒讀曰閑）君其存精神上念虞舜輔助殷宗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奉祭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師古曰繼踵言相躡也屬音之勿反又鉤勿反氂音力之反）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虛而已（師古曰言不能進賢故不繕脩其室屋也虛讀曰墟）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厚也音敦）其餘蓋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

軍度留不遣坐論爲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者也師古曰厲勸也禮有貴有賤尊卷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師古曰篤厚也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欺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違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曰違衆之服也天子孫之次見爲適者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適讀曰嫡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下式河南人也以田蚡爲丞相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脫音他活反獨取立皇太后所賜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所角反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執之臣師古曰執亦法也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

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卬給縣官師古曰卬音牛向反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匿藏也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步蹻而牧羊師古曰蹻即今草屨也古方謂之蹻字本作屩並音居略反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之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使之遷成皐令將漕最師古曰為縣令而又使領漕其課最上上以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餐飲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強而不見侵犯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

臣節師古曰使軍而致死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故詔引之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縣直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迅樂出身勞於涯役者也臣瓚曰言未有奮厲於正直之道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奮憤激也縣讀與由同由從也直道謂報怨以直從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齊相雅行躬耕臣瓚曰雅素也言卜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隨牧蓄番輒分昆弟更造師古曰言蓄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番音扶元反不為利惑師古曰言不惑於利日者北邊有興師古曰日者往日也興謂發軍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粟師古曰歲惡猶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今又首奮師古曰為首而奮厲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師古曰形見也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賢鹽而船有筭可罷上由是不說式師古曰說讀曰悅明年當封禪式又不書文章與式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給養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養音弋向反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也寬為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師古曰將衛也自衛護也善屬文師古曰屬綴也

音之欲反然懦於武師古曰懦柔也音儒乃換反又音儒只弗能發明也時張
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
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爲
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爲之也除爲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抵隨官僚不主文書
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者今諸司公爾牛羊還至府
上亥因薄師古曰薄謂文計也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邪矣師古曰邪退也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
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
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
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
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鄉讀曰嚮以寬爲奏
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
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
農桑緩刑罰崇獄訟單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師古曰下
音胡嫁反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
之寬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爲渠也師古
曰二說皆非也溝洫志云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卬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溉灌耳
令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北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軹是也爲說三河之地哉定水令
以廣溉田師古曰爲用水之次具立法令量其所也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

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又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貸音土代反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師古曰繦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繦今言續索矣屬音之欲反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禪君元張晏曰統察禪聚也如淳曰曆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揔覽也禪當作輯師古曰輯禪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禪五瑞是也其字從木贊曰當為輯不通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曰鄉讀曰嚮徵證也天地並應符瑞昭明昔六藝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亨嘉為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之亨薦也以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音竹筯反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合開也開開於天地也祇戒精專可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師古曰稱副也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傳遊數年師古曰言不決也使群臣得入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同各有執見也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師古曰極正也周禮曰以為人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

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閒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之遺業謂禮文也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祖始也宗祀泰山師古曰宗尊也六律五聲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神樂四合各有方象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聲樂各有等以承嘉祀為萬世則師古曰則法也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代宗發祉閶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李奇曰太平之世上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太元太初歷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以候景至文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研敬且和則長為天所享也閒讀並閒同光輝充塞天文粲然師古曰塞滿也粲然明貌見象日昭報降符應師古曰言天顯示景象日日昭明也降下符應以報德化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大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人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師古曰易輕也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翔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爲
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
羽可以爲儀言鴻大鳥也漸進也言鴻進於陸以其羽翼爲威儀也論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雀所輕也
羊豕之間師古曰遠竄其迹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師古曰焉於何
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讀曰乂府庫充
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
弗及師古曰恐失之始以滑稽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師古曰言
皆安在何相見之晚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
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
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師古曰版築傅說也飯牛寧戚也已語終辭也版音扶晚反漢之得
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
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弘羊仲舒兒寬篤行則
時定令則趙禹張湯受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
東方朔枚皐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留礙也說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考校也滑音骨
稽音工奚反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
律則李延年運筭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
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
勝紀師古曰紀記也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
宣承統留意於修法業亦講論六藝招選俊異而蕭望
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

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
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
弘召信臣師古曰召讀曰邵韓延壽言其務歸趙廣漢嚴延
年張敞之屬皆有功績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
次也師古曰次於武帝時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